

向往
风景

醉翻在苗寨

□徐子鸣

紧赶慢赶的,我和一帮摄影朋友终于在农历三月十五日,抵达黔东南州的台江县。这天是姊妹节,苗族一个古老又浪漫的情人节,沿袭至今,当地政府将它策划成了展示苗族歌舞和服饰艺术的旅游盛会。我们站在县城的街头,满眼皆是纯朴而俊俏的苗家姑娘,端着手中的相机竟不知拍谁最好看了。她们都身穿精致多彩的苗族服装,披挂着雍容华贵的苗族银饰,有的载歌载舞,有的送人五彩饭团,有的给人拍照合影……整个县城一片欢乐而热闹的景象。

在台江县闹腾了一天后,我们前往郎德上寨。这个有着百户人家的苗寨,是贵州东线民族风情游的重点景区之一,有着“芦笙之乡”、“中国民间歌舞艺术之乡”等美称,整片古老的吊脚楼已被国家划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近村寨,远望过去,四面群山环抱,山头雾气缭绕,一条清澈的小溪缓缓流过寨前,显得十分的宁静安谧。然而跳下车子,想进寨却犯难了,按照苗家礼俗得喝“拦路酒”。从寨脚的路边开始,就有两位苗家女子拎着酒壶、端着土碗,笑吟吟地看着我们。我一开始还不甚明白,径直走在最前面,身后的几位同伴起哄道:这是我们的领队,酒量很好的,可以代表我们!话音未落,前面已有一只酒碗放到了我的嘴边,那位苗家妇女还朗声说道:“欢迎来到郎德,请喝下两碗福寿双全酒!”我一看这土碗还是蛮浅的,自恃酒量也有点,两碗就两碗,不管滋味好坏,“咕噜咕噜”喝下了两碗米酒,一抹嘴,还颇显得有点英雄豪气。

可有了这么个开头,后面的几乎难以收场了。相隔十几步,又有两个苗家妇女非要我喝下两碗,结果走到寨门前,尽管我好说歹说,百般推辞,还是被灌下了七八碗酒。寨门前立着几位身穿节日盛装的姑娘,其中一个举起一个大牛角说:“帅哥喝酒这样爽快,请再喝这点酒!”我摸摸已经发烫的面孔道:“再喝就要醉倒在你们寨门口了!”她们嘻嘻哈哈地笑道:“怎么会呢,不喝是进不了我们的寨子的呵!”一边拉着我,将牛角中的酒往我嘴里倒,拗不过她们,一张嘴牛角里的酒全灌进肚子,量比两碗还多。这下真有点醉意上头了,我使劲挣脱她们,脚步有些踉跄,随着人流走向寨子中心的铜鼓、芦笙场,一屁股坐进边上的椅子。场上一排身着黑衣的老人“呜呜”地吹起芦笙,一群穿着鲜艳长裙的苗族女子随之跳起节奏明快而活泼的舞蹈。我的酒气渐渐涌了上来,神思变得迷离而飘忽,醉眼朦胧地看着面前舞蹈的人群,似乎摇荡着一片虚幻而缥缈的精灵……事后,一位同伴告诉我:幸亏那天的“拦路酒”只设了六道,寨门口的姑娘也没硬让你喝下三个牛角的酒,否则你真的会醉得不省人事了。他还告诉我,按苗家的礼节,你不想喝,只要弯腰用嘴唇轻碰酒碗,说声谢谢就可以了。苗族人很好客,但其实不会强人所难的。

不过我们到了西江千户苗寨,倒没了喝“拦路酒”的礼遇。整个村寨号称“中国最大的苗寨”,背倚雷公坪,前临白水河,山环水绕,绿树成荫。由十二个自然寨组成的吊脚楼,从两个山岭上层叠地向山顶蔓延,场面蔚为壮

观。走进寨子,静悄悄的几无人声,木质斑驳已露原色,墙根长满青苔的吊脚楼,走上楼梯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仿佛摇摇欲坠,让人不得不放轻脚步。一般的吊脚楼分三层三间五柱,第一层关养家禽牲畜,存放生产工具;第二层住人,有客厅、厨房、寝室等房间;第三层储存粮食、饲料等食物与生活资料。第二层的客厅外廊设有靠背长凳,配以曲形栏杆,既可观景又能乘凉,因这里多为家中姑娘挑花刺绣的地方,故有“美人靠”之称。雕着花鸟图案的窗棂下大多挂有一串串黄灿灿的玉米棒。楼房之间多由鹅卵石和小青石铺砌的小道相连接。漫步在弯弯曲曲的小道上,唯见几只母鸡慢悠悠地踱着步,或一条慵懒的狗横卧道中。

我们所住的客栈,就在西江苗寨对面的山坡上,整个村寨一览无余。天色慢慢暗下来,眺望过去,满寨灯光闪烁闪烁,如同一大片繁星撒落在山间。夜里闲来无事,我与一位酒量也不错的同伴坐在餐厅低矮的长条桌边,起先只是想品尝一下主人特意推荐的苞谷酒,不料喝了两三杯,觉得口感还不错,于是又叫了一壶。两人边喝边聊,渐渐地喝得兴致上来,一发而不可收,结果不知喝了多少壶,也不知喝到何时,只是混沌沌地能付完账摸回自己的房间,倒在床上就呼呼大睡过去,一夜无梦。隔天早上有点茫茫然地起来,听到好几位同伴都在抱怨:房间的隔音实在太差了,隔壁和走廊上的一点声响都能听见,整夜被吵得睡不着。我倒是暗自庆幸起来:幸得一时兴起,自己把自己给醉翻了,一觉睡到大天亮,而且这酒也挺纯的,醒来一点也没感到口干舌燥。

贵州是个酒香浓郁之地,除赫赫有名的茅台外,还有董酒、习酒、青酒、匀酒等品牌酒,但我们在黔东南,从凯里到从江一路走下来,喝的都是当地百姓自酿的米酒和苞谷酒,酒味不是很冲,酒劲还是挺大的。贵州人如此好酒,既与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又有得天独厚的酿酒条件。当饮酒习惯代代相传,自然也形成了绚丽多彩的酒文化。有学者说:“酒,是贵州一种不可或缺的饮食文化,但更是他们在漫长岁月中发酵提炼的一种璀璨文化。”我想,有一定的道理。

总第 6329 期 配图 韩凤平
投稿热线:essay@cnnb.com.cn



搬家记

⑥

终于有了自己的安乐窝

□兰波

1996年,市里在老三区给教育系统建造了多处教师公寓,像我们这样住房紧张的教职工们都欢欢喜喜地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住房。那时先生单位分配给他一套六十几平方米的房子,是位于海曙区的高塘四村。那房子虽然是他们领导腾出来的旧房,但因其地理位置好,小区里的环境也很美,又与素有“宁波国宾馆”之称的新芝宾馆旁的那条河比邻,交通也很方便,于是我们便选择了这里。

房子拿到后,我们便开始了装修。那房的套型非常好,朝南的两卧室,亮亮堂堂的,客厅挺大,厨房也不小。总之,我们非常喜欢。装修前,先生和儿子他们父子俩就对房间整体的布局商量来研究去,“功课”做得相当到位。那个时候装修,可不像现在基本都是找装饰公司来搞,那时是由朋友推荐做得好的装修师傅,见面谈妥,便开始施工了。

当时,我们都以为这套房将是我们永久居住的家,一心一意地要把这房子装饰好。为了尽量环保些,我们把从东北带回来的一些木地板全用上了,甚至将带回来的衣箱柜也拆掉当材料用。可以说为搞好那套房子是倾其所有。

朋友介绍来的木工师傅也真没辜负我们的期望,活计做得很地道。永远也忘不了搬进新家的那一天,我和先生从这个卧室走到那个卧室,又从卧室走到客厅与厨房。就连那卫生间和洗漱间,我们都是左看右瞧,心里那个美、那份知足,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也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我和先生躺在那张新床上,望着头顶上那盏漂亮的大吊灯,幸福感油然而生,真是看哪儿哪儿漂亮,看哪儿心里都是美滋滋的!我们久久不能入睡,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咱家真像个宾馆,舒服漂亮!”接着,又紧跟了一句:“宾馆哪有咱家好!”

想着装修房子时或多或少给邻居们带来了不便,于是,入住后的一天晚上,我和先生趁着人们都在家的空当敲开了一家家的门,前去拜访,表达了歉意的同时也对邻居们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我们这个单元里的邻居都是各学校的资深教师,这房子当年是分配给高教员工的。

住我们对门的那位阿姨和她的先生王老师两位老人家特别和气。那时还没有手机,有几次我们没在时有客人来访,阿姨听到动静后便赶紧走出来问找谁,生怕是来了贼人。一次余姚的妹妹来,她还将他们让进家里休息。每当我们在家提到他们两位老人时,我儿子也都是“外公、外婆”,叫得很亲昵。

在家里舒服养眼,走出家门也同样心情灿烂。小区里一年四季的景色都各有风情。每当初春,近在咫尺的新芝河畔上那一棵棵倒垂杨柳新芽吐绿、柳叶婀娜。微风吹来,柳枝随风摇曳似在轻舞。不由得让人想起贺知章的那首《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漫步期间,满眼诗意……

正当我们一心想着这儿是我们永久美丽的家园时,情况突然又有了新变化,婆婆家的老屋要拆迁啦!

之前,每当听说有哪个小区拆迁时,婆婆总会满是羡慕地念叨:“阿拉啥时能拆迁?”2000年,我们曾经居住过的老房子也拆迁了,婆婆得到了一笔补偿款,是一张房票,可用于买房子。

婆婆将这张房票给了我们,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买新房了。经过一番挑选与甄别,我们订下了位于城西的一个新开盘的期房。两年后,我们又一次搬家了!

